



我的 BLOG
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9ab39930100i47d.html?tj=1

见识美国大学生惊人的中文水平

最近在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华盛顿地区预选赛中，来自8所大学的20名美国学生就“魅力汉语，精彩世博”的主题展开角逐，其中文水平之高令人刮目相看。

在演讲部分，来自犹他州杨百翰大学的何明德(David Hunsaker)一鸣惊人，夺得冠军。何明德是摩门教徒，曾在马来西亚传教。他感觉中国人在情感表达上比较委婉，而美国人则直截了当。

何明德说：“中国人非常重视慎终追远和对长辈的尊敬，美国人则重视情人节的浪漫，还有慈善援助。我决心按照孔子说的去做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尽力将两种文化的优点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。相信如果大家这么做，我们就可以创造更加美好和谐的世界。”这席话抓住了评委的心。

乔治城大学的司马哲(Conor Smith)以自己在哈尔滨生活时学来的东北土话与中文新词，表达对中国语言复杂性与社会快速变迁的感受。他活

灵活现地说起“老爷们儿”、“嗯哪”、“干啥啦你”等东北话，并以“囧”字为例，说起中国年轻人时兴的新词：“她是恐龙，他是青蛙，我不明白，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只菜鸟。”最后他说：“世博会是学习上海土话的好机会。你可以告诉人家，‘俺不是那嘎达的东北人，阿拉是上海人’。”字正腔圆，令人捧腹。

才艺表演部分，选手们更是大显身手。乔治·华盛顿大学的戴勇凯(Caleb Dependahl)惟妙惟肖地表演了刚学两个月的快板书《酒迷》，把一个嗜酒如命的“妻管严”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实际上，他只到大连进行过短期留学，学中文只有两年。

杨百翰大学的周根生(Nathan Jorgensen)载歌载舞地表演了“掀起你的盖头来”，风趣俏皮。上高中时，他有两个好朋友，一个是中国人，一个是印度人，这也是他对东方文化产生兴趣的原因。他说，美国个人主义与中国集体主义的



文化传统不同，但由于社会变迁，两国现代家庭的结构却越来越相似。西方文化不好的部分开始影响中国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，很多传统被颠覆。他希望将来能用自己掌握的中文，帮中国人解决家庭婚姻方面的问题。

何明德自弹自唱光良的《童话》，博得满堂喝彩。他在自己的结婚仪式上就弹唱了这首中文歌，并把歌词翻译给妻子听，妻子很感动。

现场专家认为，近年美国大学生的中文水平随着中文热而水涨船高，令人称赞。马里兰州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刘全生直叹：“水平之高，进步之快，不可思议。”

据介绍，目前中文在美国中小学外语教学中排第四位，在西班牙语、法语和德语之后。也许，只有等我们看到美国人流利地说中文而不再感到惊奇和激动时，才是中文在美国真正普及的时候。

有此一说

罗素忠告我们如何保持年轻

英国哲学家罗素对如何保持年轻有独特的见解。

罗素1872年出生，1970年辞世，享年98岁。他一生写了40多部有影响的著作，涉及哲学、数学、自然科学、社会学、教育、历史和宗教各个方面，195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这位活了近一个世纪的老人不仅高寿，且学术成就辉煌，奥妙何在？他在《论老之将至》这篇文章里说：“至于健康，由于我一生几乎从未生过病，也就没有什么有益的忠告。我吃喝随心所欲，醒不了就睡觉。我做的事情从不以它是否有益健康为依据，尽管实际上我喜欢做的事情通常是有益于健康的。”

但是，他从心理学角度，忠告老年人应该注意一些事项。

不过分沉湎往事，这是第一忠告。罗素说，人老了，过分沉湎往事，或引发激动或引发悲伤，对身体是不利的。他主张“把心思放在未来，放到需要自己去做什么事情上”。

避免依恋年轻人，这是第二忠告。罗素认为，子女长大成人后，都在按照各自的意愿生活。如果你还像他们年幼时那样关心他们，就会成为他们的包袱，除非他们是智障的人。他强调，不是不应该关心子女，但这种关心应该是含蓄的，不应该过分地感情用事。在他看来，能够为子女提供些物质上的帮助，譬如支援他们一笔钱或者为他们编织一件毛衣外套就足矣。

第三个忠告是不要留意衰老。这对于老人非常重要。罗素忠告老年人，生命要富有活力，不必留意衰老，这是保持年轻的最佳方法。按罗素的观点，如果你兴趣广泛，活动激烈，而且你又能从中感到自己仍然体力旺盛，那么你就不必去考虑你已经活了多少年，更不必去考虑你那也许不很长久的未来。他说：“我渴望死于尚能劳作之时。”并且，他的诺言在行动中得到了兑现，他活了98岁，坚持做学问、写作70余年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(傅秀芝)

酷图酷说

相亲相爱的一家人



网眼观潮

牛津 世界一流的穷大学

5月2日，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·汉密尔顿在南京“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”上语惊四座：“中国高校的新楼，牛津快比不上，我们最特别的优势——昂贵的导师制遇到了财务的挑战，但是我们不会因此放弃传统，我们可以停止投资楼房和设备，但不会停止投资导师制。坚持对人的投资，并事事做到优秀，是最根本所在，无论是教育理念、招生还是教师团队的建设。”

堂堂的牛津校长竟然跑到南京“哭穷”？这座有着900年历史，至少产生过25位英国首相、

30位外国首脑、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6位国王的世界一流大学，真的“差钱”到要停盖大楼的程度？

千真万确。让我们听听前任校长约翰·胡德的离职演说吧——“牛津预算连续4年亏损，面临严重财务危机，未来10年需要超过10亿英镑的投资，以将学校‘不合需要’的设施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准。”

事实上，牛津拥有完备的筹款制度，在英国大学中“吸金”向来首屈一指。那么，这些钱都流向了何方？真的是只投“人”不投楼，再穷不穷教学？

汉密尔顿校长给我们算了几笔花销账——

一是为学生提供高额奖学金。牛津为本科生每年提供10550英镑的助学金。汉密尔顿上任后提出“零需求”奖学金制度，即根据学生的学术能力招生，不让任何一个达到牛津入学标准的学生付不起学费。

二是学费多年“不涨价”。牛津本科学费上限一直是3225英镑。若与国内高校学费20年增长25倍相比，汉密尔顿真有点“死脑筋”。

三是对本科生的投入居英国高校之首。“我们培养一名本

科生每年要花1.6万英镑，4年下来就是6.4万，其中导师制是‘大头’。”汉密尔顿说。

四是金融危机后政府拨款有所减少。目前，英国政府每年拨给牛津大学的教学资金约5200万英镑，平均到每个学生约合4000英镑，扣除3225英镑的学费，学校每招一人每年要“亏”8775英镑。

“穷”大学、富教育，从汉密尔顿身上，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一种高贵的“大学精神”，这与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“大学在大师，不在大楼”的至理名言，何其相似，又何其发人深省？(林培)

